

北海文史

第四辑

讹史三症

史泰

历史乃一门严肃的科学。文史资料又是历史园地一株奇葩。它以不拘一格的体裁，丰富多彩的色彩，真挚诚恳的记述而吸引大量读者——不仅有中老年，也有青少年。然而其中也掺有水货赝品，它们鱼目混珠，歪曲史实，传讹历史。毒害青少年。今特开列此类“讹史”的主要症状，供读者识别，以资诊治。

一、观点欠妥，以唯心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。

长期以来，“左”的观点束缚人们的思想，妨碍我们对许多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作出正确评价。在这些同志笔下的历史事件或是夸大(或缩小)的，评价偏颇；历史人物则是变形的。这类文史资料读者读后既不明瞭历史事件的真相，更不能看清历史人物的真面目。比如1927—1932年间的斜阳岛农民自卫军与国民党广东反动政府的斗争史，建国以后我市曾数次组织人力去收集资料拟撰写专文(尚不包括外省及中央等地出于文艺创作目的的无数次专访)。由于“斜阳斗争”的复杂性，建国初期便因对农军的评价不同而无法定论，一说“农军与海盗同流合污”，只有为革命者树碑岂有为盗贼作传之理？一说农军改造海盗队伍，保持其革命本色。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，斜阳斗争史便无法写下去了。八十年代初，经过党史工作者的深入调查研究，洗刷蒙在农军身上的污泥，在获得许多历史档案、文史资料及活人的口供后，才肯定这是一页悲壮的革命斗争史，进而写出专文，对农民战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，热情讴歌这一农民武装斗争。但是这一来，又有人一改否定的故态，拼命拔高斜阳斗争的农军战士形象，说什么他们“要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”，“学习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工人起义的英勇气概”等等，把作者的臆想套在当时目不识丁、觉悟很低的农妇身上，缺乏对历史起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二、史实不实，模糊不清，无历史根据，经不起推敲。

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，只是研究历史最起码的要求之一，要撰写有份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，必须花大量时间、精力去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，诸如报刊书籍、历史档案、流传口碑等等，又要经过分类整理，甄别、鉴定等步骤；资料既要详尽，又要可靠，经得起历史检验。有些人缺乏资料却硬要匆促下笔写“史”，只能是一些个人的杜撰材料，自我欣赏还可以，流传或刊载则害人不浅。一些同志著“史”的动机不纯，既不愿从事收集资料的艰巨劳动，又想出名收利(捞稿费)，便走上了“偷、抢、钩”的“捷径”。所谓“偷”，抄袭之谓也。“你的也是我的”，把别人千辛万苦得到而尚未成书的资料或半成品轻易掠去，经一番改头换面，开头加几句套语，末尾写两行评价，署上自己大名，或者你刊于甲刊，我偷来载于乙刊，一经发表，“我”即成了该篇史料的“权威”，原史料收集者只能退居其次。所谓“抢”，原作是人家的，仅系内部征求意见稿。你内部，我抢来拼凑几句代你公开；反正是比你快半步。所谓“钩”，以饵诱之也。知道你也在写此题材史料，且难度较大，一时难以脱稿，“我”便率先抛出一篇无质量、无价值可言之劣文，待你忍不住补正我的错谬时，我再收你的“补正”放入自己的另一篇“补正”中，鱼儿上钩矣。此外这等“写史圣手”还有种种写史绝技恕不一一披露。总观这类“圣手”“成动”的“秘诀”在于“脸皮厚，胆子大，笔头快”。这类“圣手”虽属极个别，但不可不引起读者。作者的警觉，使他们不要再拿历史开玩笑。北海历史上有过一段与十一师有关的史实，那是1926——1927年间的事，有人多次在文章中提到“十一师师长陈铭枢”，并由此杜撰出可笑的“史实”。例如“十一师由陈铭枢控制”，真如老先生在天之灵当哑然失笑矣！写史应建立在弄清时代背景、史实来龙去脉，人物关系等基础上，切不可“大胆写史”！

三、文风不实，词藻矫饰。

写历史不同于文学创作，不能靠灵感，动辄下笔千言，堆砌词藻；要让事实说话，不能象写小说般去虚构、夸张或缩小。在一些当事人的口述记录文章中，

有些笔者往往作了不符合口述人身份、特点的加工，其中有大段的人物心理描写，有景物描写，还把一些历史常识强加于口述人身上，使一篇本来很朴实的口述变成了作者人为加工痕迹很重的人物特写。就是在一些叙述性的史料中，也应尽量保持朴实无华的文风。某篇描写大革命失败时烈士就义壮举的文章中，写就义时“太阳纹丝不动，风儿也收敛呼吸”，“烈士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！”且不说当时不可能喊出第一句口号，在文风上也犯了上述虚夸浮饰的毛病。

一篇好的文史资料是不容易写好的，哪怕一则几百字的短文，除了在收集资料上下一番苦功，写作过程中也往往数易其稿，且征求过专家读者意见。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不知参阅多少小说、古籍，历数年授课之心血，书成后仍不断删削修改，把毕生在研究中国小说史上的心血熔铸其中，最后成书也不过二十余万字，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史态度博得后人“著述最严谨”的隆评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司马光主修《资治通鉴》，更是穷毕生精力，以生命换来的。我们怎么可能想象一些人既无严肃治史态度，更乏收集资料的坚韧不拔精神，仅凭灵感而创作的“急就章”去充当“历史”？在历史老人面前，我们是一群匍匐膝下的小学生，切不可因老人龙钟而戏弄他。而应谦恭有礼地尊敬他，在不断同讹史的斗争中孕育着一部信史，我们希望这一部信史早日诞生。